

圓滿

王垠

我願是滿山的杜鵑
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
我願是繁星
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
我願是千萬條江河
流向唯一的海洋
我願是那月
為你，再一次圓滿

蔣勳〈願〉

在宜中學習，就是為了給自己機會，讓自己在校園裡嘗試各種理想，探索過去人類累積的智慧，以及各種珍貴的精神遺產，以便在其中找到最值得我們用一生去追求、體驗的心靈境界。因著這樣的想法，為培養同學「多元理解與國際視野」的素養，以及地緣政治的考量，我在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多元選修課程，課程名稱叫做「探究與實作：東南亞議題」。

這門課程的設計以「聽、說、讀、想」為主軸。「聽」要能複誦同學說話的要點，「說」要能做完整的簡報或讀書心得報告，「讀」要會做摘要筆記，「想」除了系統性的思考外，還要能後設性思考。也就是靜下心去思考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，這些理所當然也往往充滿了條件性的偶然。不僅反思各種可能性，還要在可能性中尋找可行性。上課的取徑，採用 12 年國教社會領域新課綱的設計，一方面是探究，一方面是實作。

一、探究：以議題導向為基礎，有三個設計的目的：

1. 透過議題的探究，引導學生學習社會科學的推論與思考方法。
2. 經由對議題的資訊蒐集、問題界定與分析詮釋，培養學生思辨不同觀點、立場或價值的能力。
3. 以公民素養為指引，從探究東南亞以及全球關聯的公民議題，進而發展學生溝通表達以及參與社會改良的公民行動能力。

以移民工議題為例，要同學閱讀三本書的部分篇章。首先是《我們的寶島，他們的牢》，讓同學反思『人』和『結構』的關係，為什麼「我不偷、不搶、連罵人也不會，卻成為罪犯？」、「為什麼明知將有戴著手銬的未來，我還是逃跑？」、「是誰，讓他們非逃不可？」其次是《我們的寶島，她們的一生》，書的封面與背面有三個提問，「他為何要娶我？又為何如此對待我？」、「我也是人，不是用錢買來的機器人？」、「當婚姻有了價碼，幸福會變成什麼模樣？」。真是大哉問！資本主義社會讓我們意識到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愈來愈少，此時，我們所面對的，不只是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公，而是必須去思考資本主義市場的侷限，以及我們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生！第三本書是《第三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》，閱讀〈流

浪之歌〉，讓我們看到漁業移工以更具挑戰的自然為對象來寫作，使得台灣移民工文學的多元發展有了新的可能，讓我們看到海洋文學的另一種情境。〈掣裂〉一文，是外籍受刑人因為不適應、個人因素或意外而身陷牢獄之作，更是我們看待移民工之「罪」的一扇自省之窗。移民工文學獎評審駱以軍說：「作品顯示，階級的殘酷，一籌莫展的貧窮，成為一種不對等、被交易的客體」。另一位評審曾文珍也說：「他們分攤了我們亮麗背後的骯髒、陰暗而又必需的工作，照見我們不方便面對的真相」。評審陳芳明從文學豐富性的角度，肯定移民工文學獎，讓台灣可以看見他們，從而產生共感。的確，一個國家文明的高度，往往取決於我們面對「他者」、「陌生人」的態度。

二、實作：以多元文化觀點，檢視人權、性別、移工、離散等議題，探討東南亞的多元與發展。實作的面向有以下三部分：

1. 踏查學校或住家社區附近的傳統市場、小吃、雜貨、餐廳、服飾店等，具有那些東南亞的族群文化特色？

2. 蒐集有關東南亞人權、性別、移工、離散等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導，並探討其主要訴求為何？

3. 訪問在台工作或就學的東南亞人士，探討其跨境流動的生命經驗，文化特色以及彼此的文化適應

106年12月16日我和選修課同學一起到宜蘭演藝廳欣賞「微塵望鄉」的戲劇表演。全劇描寫：

在旅行社上班的馬莉莉，每天都在腦袋裡環遊世界，除了越南，她不想踏上母親的故鄉...

在老公寓裡一直睡著的文華，夢裡的一九四九年，他沒有上船，沒有來到台灣，不曾擁有一個後來又沒了的家...

在不同家庭流浪的阮氏寶枝，打越南，飄洋過海來台灣當看護，為了在故鄉蓋起一個屬於自己的家...

宇宙微塵碰撞的溫柔魔法，開啟了塵封的門，也讓他們都回到了家...

欣賞完戲劇之後，請同學寫下自己的想法，以下摘錄一位同學的觀劇心得：

雖然我沒有非常喜歡看這類的戲劇，不過這次的體驗真的讓我大吃一驚。它顛覆了我對這類戲劇的觀感，我感覺完全被他們的表演給征服了。

看完這齣戲後，令我不得不去思索，台灣是否每分每秒都還發生著，如這齣戲所演或更加嚴重的歧視或悲劇。總而言之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尊敬的心態，看待這些遠從其他國家來台灣打拼的人們。

一學期18周的課程結束後，有位同學說：「在我原本認知的東南亞，是個相對落後的地區。東南亞外傭總是偷了值錢的東西就跑的賊，然而事情並不誠然皆我所想。上了東南亞議題後，我發現我的觀點不全然都是對的，外傭偷跑是因為仲介的欺騙，主人的壓榨等等。這門課讓我了解看事情要從各角度切入，是有其必要性的。」事實上，過去我們對東南亞存有刻板印象、偏見，甚至是歧視。這門課算是個開端，讓同學對東南亞議題，有想要繼續探索的興趣。

在宜中開設選修課程，對我而言，既是一種圓滿，也是一輩子的回憶。想起席慕蓉《我給記憶命名》書中最前頁的一首小詩

我給記憶命名

或許，它們就會有了歸屬感

有了顧盼，有了呼應

我給記憶命名，只因，我的癡心